

在《一包米》（2010年8月4日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）里，我写过对米的纠结；而我对洗澡的纠结，似乎又不下于米。这后一种纠结，也是其来有自。曾几何时，国人很难在家中洗澡，要洗澡只能上混堂（公共澡堂）。逢年过节，混堂外排起长龙，里面则插秧似的，一池浊水，濯足又濯纓。便是壮壮努力目标之一，便是老大若不徒劳悲，一定要装个洗澡设备，可以天天

享者，停也。风景名胜或是园林之内，常建有一种称为亭子的小型开放式的建筑，供游客休憩、观赏和眺望。绍兴越望亭联语云，“若耶溪上，泛者去而未休，何如游此地乎，静听争流万壑；山阴道中，苦于应接不暇，是以建斯亭也，坐观竞秀千岩。”便是此意。建材多样，形状各异。路边的一般称长亭、凉亭，河旁的叫水榭。另有碑亭、井亭等种类。虽说亭子只是建筑中的小道，然前有刘禹锡对“西蜀子云亭”的赞美，后有欧阳修“翼然”的描写，故而文人学士对之亦不轻视，留下了不少对联名品。

首先是那些为国家为民族捐躯的英烈而建造的亭子。如广东海丰城外的五岭坡，文天祥转战至此，军队正埋锅造饭，元军忽袭，不幸被俘。后人在此造访饭亭，题联“热血腔中只有宋，孤忠岭外更何人”。鉴湖女侠秋瑾就义之前留下了“秋风秋雨愁死人”之句，后江浙一带多筑风雨亭以作纪念。影响最大的一是杭州风雨亭的联语，“巾幗拜英雄，求仁得仁又何怨；亭台悲风雨，虽死不死终自由。”另一是孙中山亲撰的绍兴风雨亭，“江户矢丹忱，感君首赞同盟会；轩亭洒碧血，愧我今招侠女魂。”与名人有关的，当然传播也广，广东新会和广西藤县各有一个苏东坡贬谪途中泊舟之处，后人都建亭纪念，前者有“响彻铜琶，千古大江东去；吹残铁笛，一声孤鸥南飞”。后者是“万里赴琼儋，夜起江心弄明月；一亭抚笠屐，我从画里拜先生。”对仗工稳，情真意切。北京陶然亭有联数十，惟林则徐的“似闻陶令开三径；来与弥陀共一龕。”知者最多。杭州灵隐寺前有飞来峰、冷泉诸名胜。冷泉亭内最早是董其昌发问，“泉自几时冷起，峰从何处飞来。”后俞樾作答“泉自有时冷起，峰从无处飞来。”左宗棠又答，“在山本清，泉自源头冷起；入世即浊，峰从天外飞来。”三联俱为山水生色。

祖国广袤的山河，安置了太多的好山好水，各式亭子亭联，浩若烟海。选些与儒释道有关的作品味。如青城山门亭有郑板桥所撰的“心清水浊，山矮人高”。山上的观日亭则有“试从平坦时观我，只到最高处抬头”，颇耐咀嚼。台湾桃园有个敬字亭，从敬惜字纸这个角度来宣扬礼学，表示对读书人的敬重，倒是别开生面：“文章炳于霄汉，笔墨化为云烟”。“自古能知化丙者，于今便是识丁人”。最意味的，是乐山大佛同山的乌尤寺内止息亭的对联，“事到无心皆可乐，人非有品不能闲”。上联简直就是雕塑家罗丹的名言的注释，只要无有功利之心，万事万物都是美好的。下联则是告诫一天到晚将“忙”字挂在口中的人，不要迷失了本性。只有达到了幽雅悠然，自然无求，不浮不躁，不贪不嗔，从容不迫，恬淡安适的境界，便是禅定，便是佛境。

敝校校址在浦东曹路镇，当地的中群南群两河穿校而过，其交汇之处，常有鹭鸟飞来，可称之为校园一景。在此建有凉亭。学校建校60周年纪念日时，校方为此亭征联，笔者写了三副，“千灯映处，桃李成荫；双水交汇，鹭鸟飞来”，“两头通路，入内小坐，盈耳书声琅琅；三面临河，凭栏远眺，极目水色漾漾”，“过桥即杏坛，但闻弦歌一片；隔岸望兰亭，只见春色无边”。最后一联，已由校方请书家挥毫后镌于铜牌悬于亭外楹柱之上。



拿破仑的浴桶

邵毅平

在家里洗澡。还记得初次装修潮起时，家家户户不论浴室大小，都要装个巨无霸按摩浴缸，结果一年也洗不上几次。现在想来，他们大概跟我一样，都有一个洗澡情结。

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，我与洗澡早已相忘于江湖，可是我的洗澡情结，却还不时会被勾起，尤其是受到新的刺激时。异域文化也是新的刺激之一。而据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，洗澡习惯确乎有东西之不同，可以纳入“东西比较洗澡学”的。

东人大都喜欢晚上洗澡，一天在外奔波下来，洗个热水澡，洗去尘埃，活络血脉，干干净净地钻被窝；西人大都喜欢早上洗澡，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洗个淋浴，洒点香水，精神抖擞地上班。

东人晚上洗澡，多半是为了自己，以让自己睡得舒服；西人早上洗澡，多半是为了别人，以让别人赏心悦目。有人曾抱怨说，一样是读书，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；或古之学者为人，今之学者为己。言下之意，读书人今不如古。套用此语，我也想，一样是洗澡，东之洗澡为己，西之洗澡为人。但我没有言下之意。

之所以断言西之洗澡为人，其实我也是有根据的。我造访西土的时候，每见他们熟人见面，总要先把脸颊左右贴贴。起先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是在彼此嗅嗅，检查对方是否洗过澡了。要待检查通过

秋声（中国画）洪本健



了，才会坐定下来，一起喝杯咖啡，谈谈天下大事，聊聊邻里八卦的。

我本东人，自然习惯晚上洗澡。即使偶到西土，也还是谨守东习，算是毋忘初心，东方主义爆棚。但有时也难免好奇，想换个时间洗澡又怎么了，难道西风就压倒东风了？于是某些个晚上，以疲劳瞌睡为理由，以入乡随俗为借口，不洗澡倒头便睡。果然一夜好睡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世界依旧混乱。不过起床以后，东人的积习又回来了，也就是说，早上并未追加洗澡。于是整日臭烘烘的，躲着

熟人不敢贴脸。这就好像那个邯郸学步的人，没学会邯郸时髦的步伐，却连故土的步伐也忘了，于是只能爬着回家。

西人一般喜欢淋浴，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拿破仑就喜欢泡澡。他住过的枫丹白露宫里，有一只木制浴桶，看上去很日本，他喜欢泡在浴桶里，接待部下，签署公文；正如路易某世法王，喜欢坐在床上处理政务，不仅朕即国家，抑且国家即床。想必那些年欧洲发生的大事，都与枫丹白露宫里这只浴桶有关。

枫丹白露宫里那么多好看的东西，我却只记得拿破仑的浴桶，这就充分暴露了我的洗澡情结。其实，我凡到东到西参观神圣的宫殿，总爱打探一些他们不展示的东西，尤其想知道浴室什么的在哪里。还记得在凡尔赛宫里，展示有国王吃饭的场面，甚至有王后生产的场面——当时算是法国的头等大事，需要臣民们热烈围观的。我看来，没有看到浴室之类的，就表示失望和不解。问问管理员吧，他们也是不知所云；有偷懒的甚至回答，当时吾王不爱洗澡（据说这也是法国香水业发达的一个原因）。

眼见得法王事业发达，却还不爱洗澡，我难免大失所望。所以当我在枫丹白露宫里看到拿破仑的浴桶时，真的是满心欢喜不尽，从而对拿破仑情

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舜之仁而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缇、小功之察；放饭、流歠，而问无齿决——是之谓不知务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上》

务，事情；务与事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，务是要办的事。当务，当前应办的事。不知务，与今之俗语“不懂事”相近，学者多译作“不识大体”。

缇，缇麻之丧，为时三个月，是五经中最轻的，如女婿为岳父母戴孝。小功，为时五个月的孝服，如外孙为外祖父母戴孝。放饭，意为吃饭狼吞虎咽。歠，音啜，指吸或喝；流歠意为不雅地大口喝汤。齿决，牙齿咬断；古人讲究煮肉用齿决，而干肉只能用手撕折。

此章用现代汉语表述，大意是：智者没有不懂的，但以当前应办的事为紧急；仁者没有不爱的，但以首先亲近贤人为要务。尧舜的智慧一时不能遍及一切事物，因为他们急于处理首要任务；尧舜的仁爱一时不能遍及一切人，因为他们急于亲近贤人。不能实行对父母的三年之丧，却对缇麻、小功这样的丧礼很仔细；在尊长面前吃饭狼吞虎咽，喝汤咕嘟咕嘟，却讲究不用牙齿咬断干肉——这叫做不懂事，不识大体。

前面两句，宏观地讲当务之急，而智者、仁者尤其懂得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。接下来两句以尧舜为例，强调要以

有独钟了。毕竟不愧为一代枭雄，小小的个子，运筹于浴桶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爱泡澡如爱江山，得江山在泡澡之间，确实胜于法王一筹。

但拿破仑自己喜欢洗澡，却不甚鼓励别人洗澡。他甚至对爱妻约瑟芬说，在我从战场归来之前，你千万不要擅自洗澡，以免洗去了独家味道。这是己之所欲，不施与人，实在是凡人难及的境界。

可他下野流放，走下著名的马路形楼梯，离开枫丹白露宫的时候，为何没有带走心爱的浴桶？是他去意徊徨，已无心于泡澡？还是以桶为鉴，怪自己泡澡丧志？在我看来，他可以什么都不带，唯独浴桶是应该带的；皇帝可以不做，泡澡还是要泡的。

虽说他真要带走了浴桶，我就没机会看到了，但设身处地，将心比心，我还是希望有一只浴桶，在圣赫勒拿岛伴他余生。

务为急，或者应急于要务。急于要处理的事，都是当下最迫切的事，大多牵涉全局。如围棋盘上的“急所”，处理好了，全盘主动，处理不好，全盘被动甚至崩溃。所以急者，乃因其重，而轻者则可缓。

后面两句以服丧礼、饮食礼为例，侧重说明事情有大小、轻重、整体与局部之别。要通过比较、衡量，首先处理好大者、重者、整体者，否则就是不明事理，不识大体，如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。

整章文字中心思想如前文所言：“权。”认识客观事物，处理世间问题，要有比较、衡量，立足根本，抓住大节，分清轻重缓急。

人是有限的存在，谁也不是万能的神。即便是圣人，也不能同时一下子面面俱到地办好所有事情。重要的是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结合，懂得权衡，探求事物之本质、特性及发展规律，按部就班地处理得当。

“不知务”，人们在生活中屡见不鲜，并且不止于孩童和青年。不读书，从不实践学习和领悟道理，任何人都头脑简单、僵化，因而不懂事，不识大体，哪怕已经到了七老八十。

补充说明一点：“权”，或“权衡”，是个总原则，总概念，“嫂溺援之以手”一类的“权变”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。而且，由于现实复杂，常常难以预料，所以“权变”并非罕见的特例，而是不时需要遵循的原则和采用的手段。

为恩师钱谷融先生送行，我鞠躬献花，凝视着先生安详的睡容，不禁感伤万千……

我是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级学生，为纪念毕业50周年，同学们决定去年10月在学校欢聚。事先，黄炜、孙筠蕴同学和我专程到师大二村钱老师府上诚邀。老师和蔼可亲，照例是迎座并让保姆沏茶。闻邀，先生即爽朗地笑道：“感到十分高兴，一定要去的。”师言：你们这批五年制的学生，我印象是比较深的，当时考进来并不容易。孙筠蕴不无喜悦地报告，当年老师讲鲁迅先生的《伤逝》，您还把我的笔记拿去认真审阅并加评语。老师又笑开了。我讲，老师授课时潇洒儒雅的风范、全身投入的神情、睿智精辟的讲解，时有念及，难以忘怀。老师听着依然谦和地笑着。那天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老师高兴的目光、开怀的笑声，好在我备了相机留下了这欢快的情景。

大概是1963年吧，华东师大举办校运会。后见中文系布告栏发一消息：钱谷融老师荣获校运会中年教师组跳远第一名。或许留意的人不多，或许并非大事见而疏之，从未有人提及，而我却镌刻于脑海之中。当时即有些惊讶，那么斯文优雅的老师竟是运动好手！而今想来，先生历来身板挺直，步履健朗，情绪豁达，心境逍遥，哪能不跳得高运呢！

前些年，钱先生外孙一家将搬来与其同住。钱老在师大二村虽独门独户，但老房子并不宽敞，他就近乎“公告”地告知师生、朋友，谁都可以到他家来拿需要的书。此举既低调又实在，书香溢外尽其用，受者获益岂可量。恩师之温和、善良、真诚可见一斑。

恩师二三事

吴道富

打开心中的百叶箱

钱乃荣

时，居然看到太阳上有一个黑点，我马上叫同学一起看。有些同学跟我说根本不能用肉眼看到太阳黑子的。第二天，报上刊登了“昨天用肉眼能看到太阳黑子”的消息以及照片，受到同学的称赞。后来我又把我的兴趣引入了大气层上的天文，顾老师常夸我是“小气象迷”。

这项工作从小养成了我一种沉着细心观察事物的能力，一种持之以恒、有始有终的生活作

量，为了与第二天报纸上报道的降水量对照一下是否相仿，尽管老师并没有要我们观察雨量。我还在淮海中路的新华书店找到了不少气象书籍，买了自然地理图片集《云·雾·雪》《看云识天气》《民间测天法》《上海谚语》等书，和云图，背诵出许多气象谚语，这些承载着我浓厚兴趣的书和图片都小心保留至今。一次我在看云层

时，居然看到太阳上有一个黑点，我马上叫同学一起看。有些同学跟我说根本不能用肉眼看到太阳黑子的。第二天，报上刊登了“昨天用肉眼能看到太阳黑子”的消息以及照片，受到同学的称赞。后来我又把我的兴趣引入了大气层上的天文，顾老师常夸我是“小气象迷”。

这项工作从小养成了我一种沉着细心观察事物的能力，一种持之以恒、有始有终的生活作

风，素质培养影响了我的一生。40年后，顾老师在教完我女儿钱亦蕉的地理课将退休时，听说我女儿的爸爸就是她初进向明教书那年的气象观察员时，还特地到我家来看我，我感动无比！

顾老师如今将近90岁了，她还常常给我打电话鼓励我，我也去敬老院看望她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向明中学老师们放手培育下，我幼小心灵中的情趣火花日益燃起，渐入佳境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会打开我的《自然地理》书看看，书的文字中处处藏着我的记忆末梢，包括书中还有我当年夹在里面的月季花、蔷薇花的花瓣和许多树叶标本，还留下了顾老师课上的书面提问卡及其卡上的评语、打的分数。对云、对天，还是那么亲切，那么意趣隽永。

从小的各种磨练把一个弱女孩造就成了有坚强毅力的人。

孟子选读



「当务之为急」

白子超